

神駒傳奇



考上交大博士班以後，我因考慮到需要經常往返交大新舊兩校區授課與修課，須要一個代步的交通工具，所以到台中的一家專賣二手機車的機車店花了5千元買了一台舊機車（我稱呼它為「神駒」）。之後再到台中火車站用火車托運，把它運送到新竹。從此在新竹我就成了有車階級，有了神駒代步。

它在新竹陪伴了我整整三年（兩年讀博，一年當副教授）。當時交大的新校區正在興建中，碩博士班的上課都在博愛路舊校區，而大學生上課則是在新校區，我一方面是博士生須在舊校區修課及做研究，一方面又是專任講師需要到新校區授課。兩個校區騎摩托車單程大約須要20分鐘。當時每週都要數次往返，而且又要經常前去清華大學與我的導師討論研究進度及參加清大的 seminar，所以神駒的工作量就十分吃重了。在交大期間，偶爾也會騎摩托車去城隍廟打打牙祭，吃有名的貢丸米粉，或者去看看電影以消磨時間。記得有一次看到報紙公佈票選的國產電影十大爛片，其中我居然看過九片。每個禮拜回家，我也都是從交大宿舍騎摩托車到清大化學館的停車場停放，再去光復路的清大校門口搭車。猶記得有一次，晚上留在交大研究室做研究做到深夜才回宿舍睡覺，騎車在半路，因為精神不濟，加上路燈壞

掉，居然整台車騎進了路旁的田邊水溝，還好有一好心的路人幫忙協助，才把神駒拉了上來，幸好勉強還能發動。在交大三年裡，神駒陪伴著我，立下了不少汗馬之功。雖然看它已經逐漸老邁，但萬物皆有感情。我在離職返鄉的前一個禮拜還在計畫把它運回台中，繼續陪伴。孰不料就在離開交大的前一天，正準備把它騎去新竹火車站托運時，它突然發不動了，任我再怎麼使勁的踏，他還是紋絲不動。最後牽著我的神駒去機車行維修，只聽到維修師傅說了一聲：「它是搪缸（引擎壞掉），已經整台報廢了。」天啊！我的神駒真正的做到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。」